

春
在
堂
隨
筆

春在堂隨筆一

德清俞樾

余自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 殿廷考試尤以字體爲
重道光三十年余中進士 保和殿覆試獲在第一人
皆疑焉後知其出湘鄉相公湘鄉得余卷極賞其文言
于杜文正必欲置第一羣公聚觀皆曰文則佳矣然倉
卒中安能辦此殆錄舊文耳湘鄉曰不然其詩亦相稱
豈詩亦舊詩乎議遂定由是得人翰林追念微名所自
每飯不敢忘也時詩題爲煖煙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
花落春仍在湘鄉深賞之曰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

落猶成半面妝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然余竟淪棄
終身負吾師期望良可媿矣湘鄉出入將相手定東南
勛業之盛一時無兩尤善相士其所識拔者名臣名將
指不勝屈獨余無狀累吾師知人之明同治四年余在
金陵寓書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
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然比來杜門譏述已及八十
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而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
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賴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
曰春在堂他日見吾師當請爲書此三字也

肅毅伯李少荃制府于鄉榜爲同年于翰林爲前輩然

未嘗一面也同治元年公奉命撫江蘇駐上海有商華伯太守者亦甲辰同年也公見之問曰浙江同年有孫琴西俞蔭甫二人頗識之否以相識對問所在無以應也適章采南修撰視學閩中取道上海亦甲辰同年也華伯問知余在天津以告公公喜曰若致書先爲吾道意余聞而感之然不知公何以知余也同治四年余始識公于金陵請其故公曰湘鄉告余也庚戌會試後余問湘鄉今科得人否舉君名以告因識之不敢忘去年余充江南鄉試監臨官見湘鄉公于金陵猶能誦君覆試時詩也慙歎曰以慙之不肖猶未見棄于師友如

此可感亦可媿矣公又謂余曰丁未前庚戌一科耳然
丁未翰林入任卿貳出任封疆者數人矣庚戌何落實
如此豈所謂榜運乎余曰榜則何運之有存乎人耳丁
未有老前輩一人榜運安得而不佳庚戌有學生一人
榜運安得而佳公大笑未幾公延余主講蘇州紫陽書
院適琴西主講杭州之紫陽余因以書報公曰庚戌有
兩紫陽焉老前輩聞之得無詫榜運之闊乎

余與孫琴西衣言三為同年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君得
拔貢余中副榜廿四年甲辰科同舉于鄉三十年庚戌
科同成進士相得甚懽而論詩不合故余嘗贈以詩曰

廿載名場同得失兩家詩派異原流然君刻遜學齋詩
十卷止余一序余于咸豐九年刻日損益齋詩十卷亦
止君一序也同治四年兩人分主蘇杭紫陽書院又贈
以詩曰廿年得失共名場今日東南兩紫陽一時以爲
佳話其詩均存集中

同治四年余至杭州時劉笏堂汝璆攝杭州守奇士也
署中僮僕止四人內室無婢媪其夫人至躬洗廁媵焉
自述其家世寒微父幼時負炭鬻之市願善治生積貲
累巨萬然盡散之宗族不名一錢止存薄田數畝供饘
粥而已五日一食肉肉不得踰八兩性嗜琴雖逆旅之

中未嘗一日不與琴俱也母七歲來歸每日以米少許
糜菹菜蕘蠶食之劉君既貴爲慈菹圖紀其事湘鄉相
公曰子不可有母而無父乃因父嗜琴易之爲琴菹圖
圖中琴一張菹一筐無他物求詩于余余爲作長歌一
章適琉球國貢使東子辭國興過杭州乃琴西舊爲琉
球官學教習時弟子也以琉球紙詒琴西余因亦得之
爲篆書琴菹圖三字贈焉君少時卽能飲酒父戒之曰
非至五十歲不得飲自是不內勺飲矣余與同席者二
次未嘗見其一舉杯也語余曰吾挂名仕籍亦父命也
父嘗行市中遇冠蓋者避不及前驅者鞭筆及之微傷

于額歸而慍焉呼吾而詔之曰汝過二十歲必出仕故
不得已而從軍積功得官慰吾父地下也君雖以軍功
顯然恂恂儒雅論爲政必以教民爲先議興鄉課欲行
之一州八縣見余所著羣經平議曰是不可不刻也盍
寫副本畀我及余臨行君贈以寫書之費徐問之則假
之錢肆者也其夫人亦賢婦雖居太守署然守家法五
日市肉八兩如故君以其病謀少益之夫人不可曰家
法不可由吾壞若少益之上何以對舅姑下何以對子
婦哉君又欲備一人代之執爨又不可曰君繼母在家
莫爲之役奈何以婢媪役于我

鎮洋方毓辰著毛詩句解析疑十四卷每句采先儒舊說微有折中雖不能自成一家之學然其用力勤矣同治四年余至上海于同年應敏齋觀察署中見其書時方君已死其子孫不能守謀并其姓名而鬻之問其直曰洋泉一百二十余謂敏齋曰賣者不孝買者不仁此事君胡與焉將來倘有餘力爲刻其書而以其版付彼子孫使食其利此則仁者之用心矣敏齋深然之余卽還蘇州未知其終姑記于此他日或竟有買此書者易姓名而刻之得此猶可證其真僞也

寶山蔣敦復字超存號劍人著嘯古堂詩集方江浙陷

賊時著憤言一篇議戰議守二篇萬言書一篇亦明心
天下事者又著兵鑑一書刺取諸史中言兵事者分爲
四門曰兵律曰兵謀曰兵機曰兵戒惜其書未成其已
成書者惟英志八卷紀英吉利國事甚詳英吉利自宋
英宗治平元年以來分爲五朝始有歲月可紀第一朝
曰諾曼的其二曰北藍大日奈其三曰都鐸爾其四曰
斯底亞爾的其五曰伯崙瑞格今其女主亞勒山的那
維多利亞乃伯崙瑞格朝第六主也其傳國之法傳子
亦傳女傳兄弟亦傳兄弟之子若女傳女子之子亦傳
女子之女真殊俗哉

蘇州新設紫陽書院在梵門橋舊爲吳氏屋道光十七年余過蘇州適太恭人族弟松田老人主于吳氏余因得識吳氏昆弟飯于其聽事之西偏至道光二十年其屋歸于邵氏咸豐十年賊陷蘇州據其屋爲僞府官軍收復後遂改爲書院同治四年當事者延余主講乃移居焉回憶飯此時止二十九年耳而屋已再易主而皆不能有余以當時一飯之客反得爲此屋暫作主人夢幻泡影大率類此世之人輒思爲子孫百世之計何爲者也松田老人年已七十尙寓吳中時來書院與余談舊事甚悉畱此老眼以閱興亡造物者其有意乎

論語徵甲乙至壬癸十卷印本物茂卿撰其書每集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每卷首末兩葉版心皆有滕元啟謹書五字同治五年戴子高于杭州書肆得之以示余其大旨好與宋儒牴牾然亦有謂朱注是處議論通達多可采者惟謂上論成于琴張下論成于原憲故二子獨稱名此則近于臆說然亦見會意之巧矣今錄數事于左 千乘之國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爲萬乘諸侯爲千乘大夫爲百乘諸葛亮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計其囊之藏適千而言之平由來注家布算求合可謂不解事于雲矣 聖則不固 禮不固守一節之說

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 爲政以德 爲政秉政
也以德爲用有德之人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
故有北辰之喻 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命爲大夫五
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
道于後也 舉直錯諸枉 蓋以積材之道爲喻積材
之道以直者置于枉者之上則枉者爲直者壓而自直
矣故曰能使枉者直 子奚不爲政 我死子爲政謂
秉柄于其國也疇昔之羊子爲政謂秉柄于其事也此
章孔子爲大夫時事聖人施爲不與常人同于其官政
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豈或人所能知故引書

答之 季氏旅於泰山 古注以爲譏僭然觀其引林
放則孔子之譏在奢不在僭必季氏爲魯侯旅而其行
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輒謂之僭豈不泥
乎 禘自既灌而往者 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引此
章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祿灌盥祿通用孔子于禘欲
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重本也但易觀盥凡祭皆
然禘爲大祭故特言之 無適也無莫也 無量壽經
華嚴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經慧苑音義引漢書
注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于一切無偏主親無
偏定疏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慧遠義疏

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疏瓌與連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疏也乃知適莫爲親疎古來相傳之說 宰子晝寢 晝處于寢也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

孰謂微生高直 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孔子亦愛之故反言以戲之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醢曰或者佯爲不知皆戲言若他人乞之則是瑣事孔子何與聞其瑣事乎 三年學不至於穀 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 達巷黨人

達巷姓黨人名 食不語寢不言 語者誨言也如

樂語合語之說古者飲食之禮如養老有乞言合語是也然當食不語食訖乃語所以尊道故君子平日亦依其禮當食不語言也寢者內寢也言者言政事也如高宗三年不言是也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職 期月而已可也 先王之政有月令焉末期則設施猶有未周 齊人歸女樂 據孟子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無歸女樂事疑歸女樂與不致膾本非一時之事史公合二事以係于定公十四年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于魯 君子惡居下流 謂紂之爲遁逃藪也眾惡人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爲惡雖不甚而眾惡人所爲惡

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

華亭尹久叔盜惠以其祖母黃紡織圖索題圖中題者甚眾有張春水七古一章署云吳江張澹未定草璞啣女史陸惠書鈐一小印云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張春水陸璞卿含印亦詞場佳話也

同年勒少仲觀察以史忠正祠墓圖索題圖中有陳君攷詩自注云史閣部復攝政睿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余惟忠正此書海內盛傳然莫知其爲王君筆也故特表而出之

余生平謬以文字受海內名公鉅卿之知雖云過當然

或者尙有以致之也乃童稚之年茫無知識而一二老輩殷殷期許殊不可解迄今老大無成有負其意爲之汗顏每擬仿隨園老人作感知己詩因循未果偶記二事于此一爲處士黃公公忘其名但記其行五耳余七歲時先君子爲求昏平泉舅氏弟四女舅氏已許之妗氏猶豫黃公乃妗氏之弟也偶省其姊知此事詫曰此佳壻也今失此壻他日雖列萬炬以求之豈可得邪議遂決是時余一童子耳讀書魯鈍不異常兒不知公何所見而云然也一爲孫公公名家球字竹孫娶于戴氏乃先君子中表妹而吾兄壬甫又公之壻也故余少

時卽讀書公家一日公與余共飯譽之不啻口出時公
有兄子在旁和之曰兩俞難兄難弟他日顯達可操券
也公正色曰爾勿草草若小俞者豈獨簪纓中人邪乃
當代之傳人也余時方治舉子業爲八股文字懼不中
繩墨了不知可傳者爲何物也公卒于道光二十四年
余初舉于鄉往問公疾疾已篤矣執余手曰吾死後子
爲我作小傳或銘誄但得見名字于集中九原無恨矣
今賓萌外集中有竹孫孫公誄一篇然文體卑弱未足
報公地下也

上海曹海林學博出示朱勅書一其文曰勅朝奉大夫

新除司封郎官曹緯勅文凡七十八字皆行書筆勢飛
動末書奉勅如右歷到奉行口年四月八日下惜年字
以上皆闕不知其年號云何也又有圖像二緋衣秉笏
儀容甚偉又有文武登庸曹氏流芳家寶行書十字大
可五寸許末署晦翁晦字亦剝蝕然尙可辨識惟緯不
知何人曹氏以宋武惠王爲遠祖武惠七子璨瑋璋玆
玘玢琮字皆從玉而此勅書是緯非瑋字迹分明且璋
亦未始爲司封郎官則不得卽以爲武惠子也宋史又
有曹輔南劍州人輔之子曰紳豈緯與紳兄弟行歟又
有曹彥約都昌人嘗從朱文公講學此有晦翁題字豈

卽彥約之先人歟是皆不可知因漫書數語于其後而歸之

湘鄉相公有聖哲畫像記其略曰書籍之浩浩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飲盡也要在慎擇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三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于此不必廣心博鷲而斯文之傳莫大于是矣其圖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爲一圖左氏莊子司馬子長班孟堅爲一圖諸葛孔明陸敬輿范希文司馬君實爲一圖周茂叔程伯淳程正叔張子厚朱元晦爲一圖韓退之柳子厚歐陽

永叔曾子固爲一圖李太白杜子美蘇子瞻黃魯直爲
一圖許叔重鄒康成杜君卿馬貴與爲一圖顧亭林秦
味經姚姬傳王懷祖爲一圖而總論其後曰學問之道
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如文周孔孟之道左莊馬
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如葛陸范馬在聖門
則以德行而兼政事者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
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
科也所謂詞章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
之科也顧秦于杜馬爲近姚王于許鄭爲近皆考據也
此三十三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

盡末復括以歌曰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
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同治六
年余至金陵州鄉公畱宿節署因得見之而記于此

金陵之游以元武湖觀荷花爲最是日余將行矣湘鄉
公餞之於妙相庵先與幕府諸君登太平門樓觀沅浦
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故迹遂出城至元武湖湖方十
餘里徧種荷花各乘小舟穿花中而過紅衣翠蓋亭亭
可愛公所坐舟與余輩大小無異而有司供張者以使
相之尊不可露坐施小帷帳蔽之然止能繞花而行不
能直入萬花深處矣余笑曰山人之樂過于宰相卽此

可見也

完浦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處名龍脖子時缺口已修
補有湘鄉公紀事碑亦甚簡略末有銘曰窮天下力復
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無忘可見當時力戰之艱同憐
者有趙惠甫曾躬在行間于雨花臺望見之云是日爲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黎明微雨旋霽日中又雨大霧
忽發駭石俱飛倏忽之間而煙氣迷漫不見天日及德
散則見城中龍廣山上萬蟻蠕蠕盡皆人也時我軍已
由缺口入城矣俄而旌旗盡開四面齊下而賊所據堡
府同時火起矣未入城時上有黑雲大數畝許歷久不

變及我兵長驅入而黑雲亦與之俱是殆有神助乎余
有詩紀之皆據越語

江良庭先生生平不作楷書雖草草沙筆非篆即隸也
一日書片紙付奴子至藥肆購藥物字皆小篆市人不
識更以隸書往亦不識先生愠曰隸書本以便徒隸若
輩并徒隸不如邪余生平亦有先生之風尋常書札率
以隸體書之湘鄉公述此事戲余因錄之以自嘲焉

湘鄉公喜諧謔因余銳意著述戲之曰李少荃拼命做
官俞蔭甫拼命著書吾皆不為也余聞而自媿亦以自
喜然少荃伯相功業爛然爲中興之冠余窮愁著書

馭上物耳且自中州罷歸已逾十稔而所著書止一百餘卷乃與中興名臣同一拚命豈命果有貴賤乎今列所著書目於此區書二種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三十五卷第一樓叢書九種易貫五卷玩易篇一卷論語小言一卷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兒笞錄四卷讀書餘錄二卷詁經精舍自課文二卷湖樓筆談七卷集二種賓萌集五卷賓萌外集四卷春在堂書六種雜文二卷詩編六卷詞錄二卷尺牘及隨筆未定卷數楹聯錄存一卷外書二種袖中書一卷詁經精舍內外篇未定卷數嗟乎文士名心書生習

氣緘石知謬享帚自珍聊記其大略亦見窮命之不值
一錢也

余王子散館後未引 見戲書一詩黏齋壁云天風吹
我下蓬瀛敢與羣仙證舊好向玉堂稱過客重煩

丹筆注微名升沈有數人難挽造化無心事總平却笑
隨園老居士落花詩句太關情跋其後云散館改官口
占一律同年慎延青毓林見之而笑及引 見後蒙

恩授編修延青過余齋喟然長歎余問何歎延青曰吾
歎此一首好詩將來編集時竟無從安頓也相與大笑
然余不久卽免官回首玉堂真同過客天風吹我下蓬

瀛斯言驗矣延青今已下世不及與之追理前說懷舊
悽愴爲之腹痛

同治七年余主講西湖誥經精舍精舍有樓三楹余每
日凭欄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間甚樂也每思造一
小舟熾之隄下與之所至雖其所如暮景晨曦隨時傾
略庶幾不負湖居乃闕西湖志有明人闕啟祥西湖打
船啟一篇適與愚意合啟祥字子將萬曆間舉南雍與
計吏入京師至國門忽意不自得徑返後屢以薦被徵
悉辭不赴見錢唐縣志又靈隱寺志稱其絕意仕進築
阿西山言語妙天下卽此啟足見一斑也今錄其略云

欲領西湖之勝無過山居而予尤不能忘情於舟山居
飲食寢處常住不移而舟則活山居看山背面橫斜一
定不易而舟則幻昔馮開之先生旣築室孤山又買一
舟佐之白頭老宿時時蕭然讀書其中三十年來風流
頓盡罕有繼者予及二三兄弟素懷此志而書生無暇
兼亦無資陸放翁云一事尙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
船正謂是也嚴子印持向有糾會打船之議事未果行
今予踉蹌北歸造物予我以閑亟思一舟爲避事息躬
之所而瓶鉢罄然不能不重理前說願期同志十人各
輸十千共成一舟請自隗始其餘次第成就十年以還

便可人主一舟舟不必大如少陵云野航恰受兩三人
略加開拓可容五六不啻大矣亦不必華如白傅云細
篷青篾織魚鱗略參眉公所謂朱欄碧幄明櫺短帆不
啻華矣尤不必高西湖妙在裏湖正如美人寢幃神仙
別館窈窕深艷殆不可名今船必著樓遂令斷橋以北
六橋以西封以太泥恍同函谷此何理也放翁又云船
設低篷學釣徒卻又太低但使俯仰笑談冠纓不礙則
亦不啻高矣楊肥翁嘗有打船說制度詳明可垂金石
今舟成之日廣列科條除其苛法約以三章此誠伊人
之典型舟居之律令矣篇中所稱馮開之先生名夢禎

萬曆丁丑進士官南京國子監祭酒移病去官築庵孤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見錢收齋所撰墓志奮錢唐縣志稱其晚年製桂舟貯書畫遨遊西湖竟月不返其風趣可想也

屬樊榭湖船錄云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爲泔浮湖中編篷屋其上朱闌周遭設青幕障之行則揭焉支以小載其下用文木斲平若砥布于泔上中可容六七胡牀位置几席觴豆旁及彝鼎罍洗茶鑪棊局之屬兩黃頭刺之而行吳江周本首名之曰浮梅檣此事極新奇可喜黃以前未有聞後亦無繼者果此制可行豈不視造船

更省乎稽仁和縣志黃汝亨字貞父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進賢知縣遷南京工部主事升禮部郎尋遷江西提學僉事進布政參議謝病不復出結廬南屏小蓬萊題曰厲林有厲林文集三十卷詩六卷蓋其人亦風雅君子也貞父有浮梅檻記一篇今錄其略云客夏游黃山白岳見竹筏行谿林間好事者載酒從之甚適因思吾家西湖上湖水清且廣雅宜此具歸而與吳德聚謀製之朱欄青幕竟與烟水雲霞通爲一席泠泠如也按地理志云有梅湖者昔人以梅爲筏沈于此湖有時浮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面友人周本音至遂欣然題之

日浮梅檻予時與韵人禪衲倘伴六橋觀者如堵俱歎
西湖千載以來未有當時蘇白風流意想不及此人情
喜新之談夫我輩寥廓湛妙之觀豈必此具乃與梅湖
仙人爭奇哉以上並儀部自記之文同時王在晉作浮
梅檻賦湯臨川亦有浮梅檻詩足見其傾到一時矣其
子婦顧若璞有同夫子坐浮梅檻詩

吳江呂本南茂才多保以其先世文穆公墨蹟求題因
得展視行書八字大可二寸許云飛翠鳴玉出入禁門
又有小字兩行多漫漶不可辨適徐誠庵大令本立來
與之審視徐云紙有破粹處裝潢拙工誤顛到之耳因

爲移正居然可識其文云齊僕射玄暹有讓表云宋世子老師呂蒙正書然語仍不可解或尙有闕文也卷中有道光十年裔孫晉昭跋云崇禎甲戌五世伯祖非庵公諱一經督學中州五世祖聲王公隨至洛陽有某氏手卷題首八字係文穆公書遂以金易之珍藏於家云云至此八字未詳所出潘安仁西征賦云飛翠綉掩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齊僕射讓表或襲用其語然僕射亦未知何人題跋諸公都不置一詞余漫題數語而歸之因識於此當更核也

呂本南茂才又以王右軍平安帖墨蹟見示其文曰適

得足下書深有感切遂冀平安不暫而王羲之顧首墨
色間淡紙質亦多損壞有內府寶玩印又有張九齡歐
陽修名印餘兩印不甚可辨其前有明勅云頃四明所
進王羲之平安帖筆墨飛動古勁圓朗真蹟無疑勅卿
等重加審定裝潢成卷諸跋不必刪去可也宣德四年
夏六月武英殿勅其後有魏徵跋賀知章跋薛紹彭跋
東坡居士蘇軾跋黃庭堅跋放翁陸游跋趙孟頫跋班
惟志七言絕句一首又有米芾顧瑛許衡張羽李和吳
寬朱澤民高啟諸人名印余不能辨其真偽亦不敢率
題一語畱數日而歸之姑記所見如此

余課士誥經精舍以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賦命題限
凍水崖碑半緣音爲韻諸生押凍字皆入屋韻獨朱君
鏡清押尤韻余按大徐本說文凍滌也河東有凍水速
侯切小徐本凍滌也一曰河東凍水相玉反是此字二
徐異讀然左傳伐我凍川釋文凍徐思錄反又音速字
林同則凍水之凍當讀入聲固魏晉以來舊讀矣又若
玉篇凍先侯切灌生練也又先侯切與漱同又先卜切
是漱字有平去入三音讀平聲者卽凍滌之本義讀去
聲者爲盥漱之借字讀入聲者顧野王不說其義而以
左傳釋文證之則爲凍水字無疑矣朱君故押尤韻未

免好異之見也

余又嘗以張景陽有滄與南岑可爲題諸生或以滄字作平聲余謂題出文選義本毛詩陸德明毛詩音義云有滄本又作弁於檢反雲與貌李善注文選曰滄與弁同音奄則此字不當讀平聲也及還蘇廌偶以語徐誠庵大令本立次日以一紙見示云滄字韵府羣玉入覃韵無仄聲韵府拾遺入儉韵今坊本或收入平聲或平上兼收以此按集韵覃談鹽沾廉咸銜七韵俱無滄字上聲五十琰滄字注衣檢切說文雲雨貌或作霏考字典滄字注唐韵集韵韵會衣檢切正韵於檢切並音奄

是由唐韵以至韓道昭改併集韵澹字俱讀上聲無入平韵者雖未知平水韵書何如然黃公紹韵會一遵劉氏意平水亦與韵會同惟陰氏時中反之檢今韵十三覃澹字注烏含切沒也澹之訓沒不知何本疑淹字之段借集韵去聲五十五豔淹字云於贍切沒也可悟訓沒之由乃旣以淹爲澹又誤於贍爲烏含遂以豔韵而收入覃韵真歧中之歧矣徐君爲余三十六年前同補博士弟子員之老友精於音律以一字而徧檢羣籍求其本音亦可謂畱心小學者矣聞其著詞律拾遺頗足爲萬紅友功臣未知能卒業否其所撰荔園詞二卷余

已爲序而行之

白太傅詩云猶有誇張年少處笑呼張丈與殷兄然則古人所稱兄者必其年長於己者也王補帆同年小於余者兩歲每謂余宜弟之而勿兄然尋常書問習貫爲常率爾落筆輒誤以弟自稱因戲于弟上加衆作窮注其旁曰周人稱兄曰窮錢子密吏部與余約如補帆余亦嘗誤自稱弟子密報云何不用周人稱兄之例亦尺牘中一故事也

余著羣經平議解尙書巽狀位異其之假字及讀辭尙功鐘鼎欵識有宰辟夫敦三其文並云用饒乃祖考

事蓋假饌爲築也可證成余說又著諸子平議解晏子
春秋頌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是保之假字而辭書載
叔液鼎魯正叔鯨並云永壽用之卽永保用之也亦可
證成余說古彝器銘詞之可寶貴如此

長洲褚稼軒堅瓠集有移棋相間法以黑白各三子
移而黑白相間自三子至十子皆然多一子則多一移

耳余試之良然而內子李蘭復推廣之自十一子以至

二十子余恐其久而忘也因筆之于此三子左二左四

左二四子左三右六右三左二五子左三右四左五右

二左二六子左三右六左四右五右三左二七子左三

右^六左^五右^六左^七右^八左^二右^三左^一右^八左^三右^九左^五右^六

左^六右^七左^八右^三左^二右^九左^三右^八左^七右^六左^四右^九

右^八左^五右^三左^二右^十左^三右^十左^七右^十左^六右^七左^八右^九

左^七右^六左^五右^三左^二右^{十一}左^三右^九左^七右^六左^五右^六

右^十左^十右^十左^六右^三左^二右^{二十一}左^三右^{二十一}左^三右^{二十一}左^三右^{二十一}

左^七右^六左^九右^十左^十右^三左^七右^六左^四右^六左^五右^三左^二右^三

右^三左^三右^十左^七右^八左^十右^五左^四右^三左^三右^九左^九右^三

左^六右^三左^二右^{十四}左^三右^五左^五右^六左^七右^六左^九右^十

右^三左^三右^十左^九右^七左^六右^三左^七右^六左^二右^{二十一}左^三右^{二十一}

左^五右^九左^五右^三左^二右^{十五}左^三右^{十五}左^三右^{十五}

左從左起數自右移之左則曰右從右起數

靈隱冷泉亭舊縣一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峰從何處飛
來亂後失去寺僧屬吳平齋觀察補書之戊辰九月余
與內子往游小坐亭上因讀此聯內子謂問語甚僞請
作答語余卽云泉自有時冷起峰從無處飛來內子云
不如竟道泉自冷時冷起峰從飛處飛來相與大笑越
數日次女繡孫來湖樓余語及之并命亦作答語女思
久之笑曰泉自禹時冷起峰從項處飛來余驚問項字
何指女曰不是項羽將此山拔起安得飛來余大笑方
啜茗不禁襟袖之淋漓也

李篔泉中丞以筆見贈來書云長頭羊毫筆昔姚伯昂先生最善用之弟苦不能用管城子歎失所久矣公精篆隸必能任意揮灑爲此子一吐其氣也語意甚雋永余復書云承惠筆極佳然佳毫人拙手仍未得所公之位置此子似小失之矣

余前客新安時其地當水際大至山中往往出蛟曾作伐蛟行一篇有云霹靂一聲裂山出又云驟駕雷霆欲出山想當然語非紀實也已巳之夏在西湖講舍適天竺山中出一蛟其夕甚雨而無雷後晤何子永舍人言凡出蛟之日皆無雷甚媿前詩體物之未精已而勒少

仲同年言前年其家鄉桃花嶺天出蛟凡數十處其出也無不有雷又似子永之言不壞事不日觀耳聞而臆斷有無不免爲東坡所譏矣

春在堂隨筆一

春在堂隨筆二

清俞樾

陸存齋觀察心言嘗問余曰莊子稱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聖人孰謂也余謝不知存齋曰若謂堯舜禹湯諸聖人則聖人之死久矣何以莊子又發此論乎莊子所謂聖人正謂當時諸侯耳余思此言極有理當時田齊三晉皆篡竊之國而儼然列爲諸侯僭稱王號乃欲以治小民錐刀之爭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也莊子未可明言故悠謬其辭而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所謂聖人正以名號推尊之非以德言亦猶古以君子爲在

位者之通稱也禮記鄉飲酒義篇注曰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卿大夫士謂之君子則諸侯王謂之聖人亦其所矣推莊子之意欲治天下之盜必先治天下之諸侯魯臧武仲有言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治吾盜孔子之告季孫亦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莊子之意亦若是而已讀者徒驚其放言高論河漢無極而不能善會其意非能讀古人書者也

鄭君注儀禮大射儀篇曰豐從豆曲聲自來不知曲爲何字詁經精舍肄業諸生戴君果恒曰曲古峰字也從山從二丰丰亦聲此說殊佳說文丰草盛丰丰也山峰

之上必有草木丰丰然故從山從二丰正取丰丰之意而卽以丰爲聲後變爲從山丰聲形聲雖同然不如從二丰之有意矣曲爲峯古文竟是定論故記之

余著羣經平議以梓材一篇爲周公營洛邑誥庶殷之詞卽召誥所謂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者是也篇首王曰封封是衍字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當移至此篇之首後知金仁山通鑑前編說與余同見書不多遂與前人闡合良自媿惡且恐似此者尙多也聊記于此告世之讀余書者

西人有醫士名合信者著博物新編內載有用電氣製

鍊字畫銅板之法其有舊樣者卽以白蠟印舊樣爲模
若作新樣者卽以白蠟捻成一版畫上用刀筆劃刻山
水人物于蠟版上畫成之後再以黑鉛屑薄糝劃痕乃
用鐵線一條長約二尺一端穿插蠟版一端穿繫精錡
數片復用清水兩盤一浸蠟版一浸精錡精錡之盤調
以磺強水蠟版之盤撤膽礬浸之精錡爲強水所化卽
有電氣發出由鐵線傳遞于膽礬水中膽礬被電氣所
逼礬質漸化卽有紅銅結積于蠟版上礬盡加礬水涸
添水紅銅漸積漸多三數日後剝版厚結二三分許取
出刮去白蠟則銅版錚錚凹凸成章幾疑其有鬼斧神

工之妙也按此法以之刷印書籍最佳聞滬上已有試
爲之者未知成否故記于此礮強水又名火礮油西人
製礮強水有二法均見博物新編茲不錄精錡質如白
鉛亦出外國大約欲爲此法則此二物必從彼國購來
也

年家子鄒蓉閣在衡于蘇州白善橋觀音殿得元大德
時所鑄文廟編鐘一榻其文以示余兩面皆有太簇二
字其一而云大德乙巳平江路總管朶兒赤教授劉惟
肖造一面云杭州路儒學樂師施得仲按大德乙巳爲
成宗九年據元史禮樂志成宗十年命江浙行、自製造

宣聖廟樂器以宋舊樂工施得仲審較音律運至京師此鐘之鑄必在是時與史差一年者史據其至京之日言之也施德仲既爲宋樂工必與宋太學遺制符合數百年後存此一鐘洵可寶貴蓉閣卽將此鐘寄至杭州今未知在何所當竢至杭一問之

沈韵初孝廉樹鏞以趙廿二年石刻見示此石在直隸永年縣西六十里婁山其文曰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羣臣上醜此石北沈西雍觀察謂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之年而并數之故稱趙廿二年然金石刻辭從無此例劉寬夫侍御謂漢侯國得自紀年定爲趙王

遂之廿二年較沈說爲得之然考前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其王充並享國長久後漢書趙節王栩頃王商惠王乾亦享國長久此五王皆得有二十二年侍御止據魯三十四年石刻謂彼刻稱五鳳二年魯卅四年而此不冠以漢年明是漢文帝時未有年號之故遂決以爲趙王遂此說亦未足據侯國得自紀年原不必定冠以王朝之年魯三十四年石刻未可泥爲定例使必冠以漢年則文帝雖無年號獨不可冠以漢幾年乎侯國之尊王朝豈以有無年號而異然則此碑爲何王固不能臆決矣

韵初又示余南武陽功曹墓闕畫象題字并附有樊君
文卿釋文其中錯誤甚多或傳寫失之也未行樊釋作
昌令於唐四字余審視之唐字實是高字昌字其形作
手必非昌字令字亦不相似似是食字鄭君注洛誥惟
洛食曰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漢書元后傳云子
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下又卜金水之南明
堂之西亦惟玉食此墓闕食字或卽此義其上羊字當
是年字年上疑更有萬字萬年食於高下有闕文乃頌
禱之詞

會稽大禹陵旁有禹寺老屋三楹無可觀覽其左墉有

一碑塵積寸許拂拭而讀之則唐開成五年往生碑也
碑皆真書額題往生碑三字其文云唐開成五年歲次
庚申皇帝昇極是歲夏五月會稽禹寺請元英法師講
金剛經于餘姚平原精舍會次募一千二百五十人結
九品往生社英公學我真教挹其遺蹤施有等差階隳
九品旁求貞石書其姓字云云其下列第一品至第九
品人姓名男女皆有之此碑乃道光二十年寺僧鋤地
所得徐鐵孫太守榮移樹殿中碑文完好字體僕茂亦
希觀之物自來金石家未著錄余恩恩捫讀竟未審視
其書撰人姓名鹵莽如此可笑也爲詩存集中并記大

略于此行謀託人至越中搗數本以歸也

南鎮卽會稽山余登其巔至所謂香鑪峰者極高峻雙峰左右立天然如門才容一人曲折而進亦奇境也中建佛閣奉觀音題曰南天竺二憑欄俯視眼盼頗寬視越郡城僅如衣帶之環繞矣舁夫以兩竹竿懸坐具於下并懸尺許之竹以承雙足游人踞坐其上余笑曰大禹山行乘樁豈卽此歟後聞勒少仲同年云江西多有之名曰掇子掇音讀如篤余疑卽兜子之轉音又思竹馬二字合書之卽爲篤竟名篤子亦于義有取

余從前避地越中止于七星巖一游有詩存集中已已

之夏余至上虞展舅氏姚平泉廣文之墓并以舅母黃孺人祔葬焉歸久紹興始徧探禹陵南鎮蘭亭之勝游覽固亦有緣歟蘭亭時修葺未竟彭雪琴侍郎往游以三百金爲助侍郎之母太夫人乃山陰王氏女也其外家零落侍郎訪求不得故出金助修蘭亭用志涓陽之思而余此行亦因外家窳窳之事因以詩寄侍郎其末云英雄至性果然真不負之江來問津媿我羊曇憔悴甚墓門展拜更傷神

余與彭雪琴侍郎初不相識己巳之春余來謁經精舍開課適侍郎借寓湖樓一見如舊以望雲思親圖屬題

乃知侍郎母太夫人山陰王氏女其外王父游幕院北
太夫人行年三十有五矣猶然待字時封公爲其地巡
檢司適喪耦縣令爲作合遂成一姓之好其後封公先
卒太夫人守節撫孤備嘗辛苦及其歿也侍郎猶爲諸
生不及見其貴顯也然侍郎天資忠孝功業爛然稱中
興名臣足以慰太夫人地下矣

雪琴侍郎以諸生從戎在軍中二十年戰功卓犖中外
共見然其人實溫溫儒雅善畫墨梅因借廡余講舍湖
樓許畫梅花一幅以當屋租余贈之詩所謂一樓甘讓
元龍臥數點梅花萬古春也後果踐斯語余于如冠九

前輩處見其所書楹帖有小印云兒女心腸英雄肝膽
又聞勒少仲同年言其一小印云古之傷心人賢者多
情卽此可見矣

余至杭州屢矣游西湖亦屢矣然率皆煙波一棹未及
登山也戊辰歲主講詣經精舍始游天竺韜光靈隱諸
勝其秋又偕內子往游而南山一路未及蠟屐已已之
夏乃決游計乘籃輿度六橋先至理安時已盡燬于賊
正在締造寺僧導觀法雨泉清瑩可愛中有泉龍不過
二寸而有四足具五爪僧言由此至龍井有九溪十八
澗地極幽秀惜未及往乃由理安至雲棲昇夫憚于登

陟取道江干往返皆然殊少味矣雲棲修篁夾道意境殊勝而僧言從前彌望皆綠仰不見天今已濯濯矣飯于寺中僧出示董香光所書金剛經墨蹟遂得敬觀高宗御題僧言庚辛之亂埋之土中故不毀也復導觀蓮池和尚骨塔其外又有太素錦庵主之塔卽其妻也游畢出山至虎跑泉則寺燬未修泉水故在其旁亦蕪穢不治昇夫促還遂不及一品其泉請竅他日矣是日始而陰晦四山雲氣迷濛如欲雨者余用韓蘇二公衡岳故事默禱于神已而晴日杲杲歸途乃誦坡仙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之句以答神貺

潘少梅以小印見贈文曰西湖長云舊得之市上棧角
剗做而篆文頗古雅有致余雖不敢當然年來適爲西
湖訪經精舍山長未始不可妄竊以自娛也監院校官
孟君蘭艇因言辭慰農觀察舊年主講崇文書院倩人
刻此印屢刻屢不當意遂不復刻時觀察已移席金陵
余因笑曰慰農之不得長爲西湖長而余承乏于此其
卽徵之此印乎已而慰農從金陵來言所屬惜陰書院
屋甚精雅門前湖光如鏡芙蓉集彌望無際榜曰何必西
湖余聞之憬然有會前語信乎人生所至莫非緣也惟
念西湖長之名本之東坡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

到穎謝執政啟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爲西湖之長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故楊誠齋詩云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那得休然則西湖長之名如慰農會官斯土者方得稱之此印似非山中所當用也乃 本朝有詩僧正巖賦點絳唇詞云來往煙波此生自號西湖長彼釋子可以自號則吾儕或亦無嫌因賦驀山溪詞其首句云飄零書劍老作西湖長居之不疑可一笑矣

慰農主講崇文時會命門下士造一湖船船未造而慰農去金陵其門下士因以其錢就鳳林寺後隙地築屋

三問榜曰薛廬慰農自金陵來余語及之且曰昔人牽船以代屋君今造屋以代船宜曰薛舫不宜曰薛廬也慰農深然之未知果更易否聊記于此

永懷堂十三經注乃明崇禎間金千仞蟠葛靖調龜兩人彙刻卷首或題明後學金蟠訂或題明後學葛肅訂蓋刻書之資出其人耳今其版在浙江書局余取觀之其繆誤甚多尤可笑者孝經題漢鄭氏注而實則唐元宗注也其他從可知矣前有翰林院編修崑山朱天麟序一篇草草下筆不一披覽何歎

咸豐二年餘姚客星山新出一漢碑碑文首有三老二

字故卽名曰三老碑宗湘文觀察源瀚以搨本見贈余
諦視之碑前半分四截其最上一截四行二十二字曰
三老諱通字少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諱字宗君癸未忌
日次一截六行四十大字曰據諱忍字子儀建武十七
年歲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諱捐字口君建武
廿八年歲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次一截六行三
十八字曰伯子玄曰大孫次子但曰仲城次子紆曰子
淵次子提餘曰伯老次子持侯曰仲雍次子楹曰少河
最下一截五行二十九字曰次子邨曰子南次子士曰
元士次子富曰少元子女曰无名次女反曰君期其後

又直書二行共八十二字曰三老德業赫烈克命先己
汁稽履化難名兮而有九孫日月虧代猶元風力射卽
及所識祖諱欽顯後嗣蓋春秋義言不及尊莫上也念
高祖此字失寫補入左旁至九子未遠所諱不列言事觸忌貴所

出口及口敬曉未孫口副祖德焉詳其文義三老生一
子而有九孫此碑乃九孫中第七孫名卞者所立以識
祖父名字且存忌日然祖及祖母忌日有日而無年月
亦殊略矣所引春秋之義殆卽穀梁傳孔父不名爲祖
諱之說意其人乃爲穀梁之學者也父歿于建武十七
年則九子之生必有在王莽之世者莽禁二名而提餘

持侯名皆二字其亦有用漢臘之意乎名字俱備而姓氏竟不得詳當更考之又其文字有不可識者姑作空圖記之聞藏是碑者爲周君世熊字清泉有釋文當求其詳并證異同也

余既得三老碑搨本未數月卽有以周君清泉釋文題跋見示其所釋與余微有異同三老諱通字少父少作小母諱捐字口君君上是諱字次子盈盈作益次子土曰元土土字均作土子女曰无名无作元汁稽履化化作仁貴所出口及口出下是嚴字及下是焦字敬曉末孫口副祖德焉孫下作蒿字注曰疑古莫字因附於此

俾覽者詳焉其題跋曰先君子解組後卜居邑之客星山下嚴陵塢卽漢徵士嚴先生故里也咸豐壬子夏五月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平正欲以贅墓見石上有字歸以告余余往視碑額斷缺無從辨其姓氏幸正文完好其得二百十七字因卜日設祭移寘山館建竹亭覆之按東漢光武晉惠帝東晉元帝後趙石虎西燕慕容忠齊明帝魏北海王皆紀元建武惟光武有廿八年且值壬子碑紀其母忌日卽未必刻於是歲字法由篆入隸與永平建初諸石相類定出東漢初無疑三老諱通邑志失傳掾諱忽字子儀考後漢書任延傳延爲會稽

都尉時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稱多士如董子

儀嚴子陵延皆以師禮待之此諱忽字子儀者歿於建

武十七年時地悉合豈卽董子儀歟

原注云吾邑董氏盛於漢代董昆董

春董夔見太平御覽北堂書鈔注引會稽典錄謝承後漢書會稽先賢讀諸書漢碑盛桓靈朝

當建武時碑制未備額右七形頗類碑字末筆其文與

衍大意爲子儀第七子邯追遠而作祖母母有諱字而

不及氏末云貴所出嚴及焦或二母之氏歟又云碑出

咸豐壬子上溯建武壬子正得一千八百一年辛酉之

亂賊火吾廬亭相去稍遠得不燬事平碑仆于地旁贊

漢晉甌數十如竈突然蓋賊用以作炊者石受薰灼左

黜黔黑而文字無恙凡物隱顯成毀固有定數此碑幸免劫灰先賢遺迹賴以不墜知海內好古家同此愉快也

余在會稽禹寺見唐開成五年往生碑已載其大略於前矣後至省垣以語如冠九前輩遂託人至會稽搨數本見贈因載其全文於此碑額書往生碑二字文前有題目云結九品往生社并序沙門處訥撰文云唐開成五年歲次庚申皇帝昇極是歲夏五月會稽禹寺請空英法師講金剛經于餘姚平原精舍會次募一千二百五十人結九品往生社夫爲善者迷於所趣無量壽佛

返念不息遺民掛冕康樂投簪史氏稱之其風不泯英
公學我真教挹其遺蹤施有等差階陳九品旁求貞石
書其姓字不以予管見命序其事云第一品僧處訥僧
永端徐十一娘第二品第三品蔣漸達第四品朱寧第
五品僧良捷僧陟霄僧獻通僧惠平潘顛魏宓邵仕興
蔣沛呂三娘張菩提梁出世陳卅一娘胡大惠第六品
僧雅操僧智源蘇約梁十一娘邵玘陸遂徐文政方榮
進鄭大娘馬超朱趙七尼淨嚴第七品僧閑居僧清淨
僧履言潘雅傳成申屠儉潘存約陳卅娘項卿朱清淨
尼宛輪第八品尼堅持李臯高二娘鄭簡盧傲朱智明

許三娘宋十四娘僧法敷僧元宥第九品方榮進鄭師
簡危倫吳貫之許玩楊成方常和徐式繆阡從繆寧繆
陶婆鄧協繆日華李瑜戚通方子明邵強謝行恭翁珍
周慶徽馬訓徐公佐蘇澄尼契能尼深淨尼志常尼弘
政尼弘辯尼契虛尼圓政尼遠照尼體常尼契端尼目
淨尼妙喜潘妙性梁出世徐十二娘徐三娘朱十二娘
方二娘姜三娘張圓滿沈十一娘鄭三娘丁蓮花邵大
娘董法超劉智滿胡二娘梅十二娘張八娘施十一娘
劉一娘周三娘胡福相沈九娘虞清淨黃二娘王三娘
葉四娘吳卅娘江十一娘李志圓黃三娘李圓滿繆貞

姓鍾元成宋恠胡仲芳劉叔俞子興朱理蔣仕琳夏用
陸嵩劉文臯賈政沈簡龔榮盛望陳可津按碑文稱一
千二百五十人而所列止二百三十三人第二品下不
列姓名殆不得其人而闕之歟碑中男女混淆僧尼漢
糅至爲可笑余詩所云坐借蚩蚩民作事等兒戲以此
求西方往生庸可冀備錄其文姑以詒好事者云爾皆
字不可識殆當時俗體序中墓字依文義當作募直誤
字耳未必用六書假借法也梁出世一人而既列第四
品又列第九品此不可解

吳平齋觀察示余石刻鄭板橋字一紙其文云大幅六

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條幅對聯壹兩扇子斗方五錢
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
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
賒欠尤爲賴賬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
言也又附一詩云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二千
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未署乾隆己酉板
橋鄭燮平齋跋其後云板橋道人此書爲吳山尊學士
所刻歲己巳夏四月范湖居士退樓主人重刻於滬上
此後范湖退樓書畫潤筆皆準板橋所定卽以此帖爲
仿單不復增減退樓卽平齋自號范湖居士乃周君存

伯也余謂東坡先生字在當日只換羊肉而已吾輩率爾落筆便欲白銀亦大罪過然年來以筆墨爲人役亦甚苦之讀板橋此帖輒爲誦古詩曰齊心同所願合意俱未申退樓諸公聞之當乾笑也

湖孺雜記載宋神宗時高麗國王祈于佛得一子常啼惟聞木魚聲則止有聲自空來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遠逾海而南得之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擊魚使者告以故且言世子臂間有佛無靈字僧遂偕往見世子曰此吾師也吾師先爲輿夫肩輿得金自給之外以餘貲投井積久建刹于湖上一年而師跛明年盲三年爲雷

擊死吾因題佛無靈三字于其臂孰意其生于此子王
口如是則佛有靈矣因爲建寺其地顏曰高麗按高麗
寺卽慧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王建宋神宗時寺僧
淨源疏釋經義流傳殊域致高麗國王之子僧義天航
海而來乞爲弟子及還國以青紙金書華嚴經三百部
并經閣之貲附貢舶以進遂建華嚴大閣藏之俗因呼
爲高麗寺詳見慧因寺志及明潘晟重修慧因講寺記
然則寺建于吳越非宋時剏造且非高麗所建也高麗
所造特華嚴閣耳佛無靈之說是流俗所妄傳明矣
余游淨慈寺寺僧大圓指門外百工池謂是宋時願僧

道濟遺蹟余按西湖志云宋建炎已前寺累遭火鞠爲
荆墟熙甯間有善青烏之術者云須鑿池以禳之寺僧
寶文乃募化開池與力者萬人故名則此池之開非道
濟也世俗知有道濟不知有寶文傳說久矣

道光三年直隸正定府元氏縣民劉黃頭掘地得一石
爲唐宣城縣尉李君之妻賈氏墓志銘未行刻後一千
三百年爲劉黃頭所發十二字曰道光三年上溯葬年
唐建中二年年雖小差而姓名不爽亦可異也戴子高
以搨本見示余按其文夫人諱嬪字淑容長樂縣人李
君隴西人舉賢良授宣城尉先卒夫人以建中二年二

月十二日卒于其從父之弟趙州元氏縣官舍卽以其
年二月窆於七義原從子文則爲之銘其銘詞末二句
曰一扁泉壤萬歲千春殆因是語而推算之遂得黃頭
發冢之事乎未行所書與全碑字體一律是卽其從子
爲之矣

吳興沈吉齋名夢巖二十年前曾以所著題榷廩詩集
求序于余今存賓萌外集中然久不與通音問矣同治
六年朱君采蓀以其書來乃知吉齋著述繁富有廿二
史彙說尙書彙解肉譜匹夫小史古韵通叶庚癸一家
言等書其肉譜體例與王季蒙求相類不知何以爲此

名匹夫小史記常言俗事庚癸一家言則專記身賊之
難者也余皆未之見惟尙書彙解曾得讀之似于經學
尙疏余貽書吉齋小有規正而此後竟不得其一字蓋
未見宋納也余憫其窮老著書終就湮沒略識梗概于
此

鄒縣黃梓庭吏部名作模道光三年進士嘗以事戍伊
犁辛丑壬寅間從靖逆將軍于廣東罷歸遂僑居揚州
十年一夢極煙花三月之樂今歲行年七十有七矣腰
腳猶健自言昔歲遊西湖尙步行三十里也時從廣東
載書數萬卷至蘇州求售蘇州太守李薇生爲之先容

頗有所獲與余相遇知余有羣經李議已刻版爲印百部去余笑曰楊子草大元同時有尙白之嘲覆醬之議今鄙人殺青甫竟而公卽以奇貨居之勝古人多矣

福建南臺有閩越王騶無諸廟庚午之春余至閩因往觀焉廟在山上前殿祀王後殿并祀夫人夫人居左而王右之以漢制尙右也其後有釣龍臺釣龍井云是王故蹟泉水甘冽滄蒼頗佳其巔有榕陰山館凭欄俯視海外帆檣歷歷可數亦壯觀也前殿兩廡從祀者四曰白馬王曰吳巖王曰顯惠將軍曰協惠將軍皆不知何人嘉慶閒碑稱兩王皆無諸之孫白馬王卽繇君丑吳

巖王卽吳陽其說尙可採而又以白馬王謂卽白馬三
郎余按白馬三郎乃五代時閩王王審知也以為無諸
之孫謬矣又稱白馬王有射桑溪惡鱣事因有射鱣尊
王之稱荒誕益甚余謂無諸建國于茲允宜廟食以史
漢閩越傳考之無諸之後有閩越王郢閩越王餘善皆
以背漢不善其終非祀典所宜及惟繇君丑是無諸孫
以郢等首惡不預謀立為越繇王奉閩越祀其後又有
繇王居股以殺餘善自歸封東成侯又有越衍侯吳陽
越建成侯敖俱以殺餘善功吳陽封卵石侯敖封開陵
侯此四人者於從祀為宜又有東越將多軍降漢封無

錫侯亦可在從祀之列此外若吞漢將軍騶力及史失其名之徇北將軍皆叛臣之黨不得與于此矣閩俗尙鬼祀典多不經余惻無諸之廟而從祀諸人陋俚無據因書所見如此官斯土者有好古君子當于愚言有取焉

余因白馬三郎之稱而思閩王王審知亦五代時賢君也自宜廟食閩土春秋崇祀余至閩適當春仲見當路諸公于祀典所有事者牲牲玉帛奉行如例而王審知之廟無聞焉豈非閩中一缺典乎唐天祐二年爲審知建祠福州侍郎于競撰碑文其略云公器局端雅識理

融明及膺帝命寵陟齋壇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
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攸同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
汙萊盡闢雞犬相聞時和年豐家給人足俊造相望廉
秀特盛閩川以南地雖設險人尚爭雄公感之以恩綏
之以德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使數十年之氛祲遠致
廓清一千里之封疆旋觀昭泰兵戈游起帑庾多虛凡
列土疆悉重征稅商旅以之而壅滯工賈以之而殫貧
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關譏鄙市匪絕往來衡麓舟
鮫皆除守禦故得填郊溢郭擊鼓摩肩竟敦廉讓之風
驟覩樂康之俗據此則王氏之造福閩疆亦不讓吾浙

之有錢氏矣此碑今尚在余于壬甫兄福防署中見其
搨本因錄辜較如右

禹陵窆石文康熙閒張編修希良視學吾浙屬部吏搨
之以意屬讀得二十九字惜其釋文今未之見王氏金
石萃編阮氏兩浙金石錄均有所審定然至今可辨者
止曰王石乾象并天文晦真黃十一字而已象字止存
上半之刀晦字止存左半之日以余觀之象字可信晦
字猶存疑也其右刻詩一章當是宋元人之作除前人
所辨識外余又加審定其不可識者四字詩云沐雨櫛
風無暇日胼胝還見聖躬勞古陌□□□元氣梅梁赴

海作波濤至今遺跡衣冠在長使空山魑魅號欲覓口
陵尋空石山僧爲我剪蓬蒿余去歲游禹陵觀窆石惜
未及手搨以歸今春魏稼孫以搨本見示因得諦觀之
而錄于此

余前視學河南時香巖制府英桂方爲河南巡撫今一
別十五年矣庚午歲重見于閩中公爲言咸豐九年自
豫入覲蒙 文宗顯皇帝召見語次及樾有俞樾

寫作俱佳人頗聰明之 諭是時臣樾去官已一年有
餘矣何意蟣蝨微臣尙在 眷注之中昔蘇軾聞神宗
有奇才之歎痛哭失聲樾之才固不足以比蘇軾而以

天涯殘客重聆

先帝玉音亦不禁涕淚之橫集

也

吳仲英大令恒居家時有李君覺仙館其家一日晨起有客來訪之覺仙臥未起乃去已而又至窗外視之仲英笑曰覺仙還未覺客應聲曰張子又來張仲英大驚遽出延之入問其姓名乃張君曰熙亦武林名下士也遂與定交以一聯作合是亦金蘭譜中一佳話也

西湖北山路由岳王墳而進有三洞曰香山曰紫雲曰金鼓庚午初夏余往游焉香山洞甚淺無可觀覽金鼓洞蕪廢太甚有兩道士居洞中衣服挾斯髮鬢鬢然殊

可憎惡昔人改郭景純詩云青谿三千仞中有一道士
輒誦斯言一笑而出惟紫雲洞極有致其前洞廣修可
百筵中間一徑纔通人石巉巖可畏俯首而入猶懼觸
額既入則豁然開朗與前洞等內鑿佛像數軀且有泉
水注崖石閒泠泠然僧言此中可銷夏六月中游屐相
繼此時尙早也張平子云幽谷替岑夏含霜雪信夫

余將從天竺至龍井僧言踰棋盤嶺取道較近遂從其
言輿轎踰嶺上下各三里昇夫頗以登陟爲艱然山徑
曲折蒼翠四合若無路者亦山行之勝致也登其顛則
錢唐江在前西湖在東湖中游船了了可數距余所居

詰經精舍若在咫尺矣山岬有僧寺不知何名壁縣一
鐙書安隱堂殆卽其名也有老僧以采樵爲業時方揀
擇新茶因取極細者烹以供客卽龍井茶矣僧自言不
知佛法亦無布施終歲自食其力乃削髮一山農耳然
其人頗不覺可厭視叢林大和上或轉勝之也

西湖之勝尤在裏湖兵燹以來名勝之地化爲榛莽惟
錢王祠岳王墓和靖先生祠蘇白二公祠及平湖秋月
三潭印月湖心亭稍稍修葺以供游覽而六橋以西無
游跡矣余獨掉扁舟進蘇隄第三橋泛于裏湖至于茅
家步又進玉帶橋訪金沙港關廟遺址積垣蔓草幾不

復識惟池水尙未枯竭然徧地荆榛不能臨流賦詩矣
內存殿屋三間亦危欲傾圯倘及其未圯修葺之事半
功倍然無人議及也回憶道光丙申余初至其地至今
三十五年不勝今昔之感

阮公墩在湖心亭之西去年彭雪琴侍郎謀築屋其上
親履行之而泥土甚鬆以篙刺之應手而入始知其不
可屋笑語余曰此真軟公墩也然余謂築屋雖非宜襟
蒔花木當無不可若於其四面臨水處徧種芙蓉花時
照耀中流爛如雲錦亦奇景也惜無好事者與謀之

余居西湖廡樓樓多鼠每夕跳踉几案若行康莊燭有

飾美無不見跋始甚惡 繼而念鼠亦飢耳且于余衣
服書籍一無所損又何啻焉適有餽餅餅者夜則置一
枚于案頭以餉之鼠得餅不復嚼蠟矣一夕余自食餅
覺不佳復吐出之遂并以餉鼠次日視之餅盡而余所
吐棄者故在乃笑曰鼠子亦狷介乃爾是夕置二餅以
謝之次日止食其一余怒曰不惟狷介乃亦有禮

佛家放生儒家亦放生或謂孔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是孟子數罟不入汚池魚鼈不可勝食之意非是愛惜
物命余謂君賜生必畜之可見總以不殺爲是不然推
君言不宿之義大君有賜自宜卽付庖廚何爲而必畜

平庚午五月余以小舟載鷄六頭至淨慈寺交寺僧大
圓畜之歸而漫書數語示好般者

洞庭山出茶葉名碧蘿春尔廬蘇久數有以餽者然佳
者亦不易得屠君石巨居山中以隱梅奩圖屬題餉一
小瓶色味香俱清絕余攜至詒經精舍汲西湖水瀹碧
蘿春歎曰窮措大口福被此折盡矣

春在堂隨筆二